

爭斗

爭鬪

郭沫若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戈斯華士 (John Galsworthy) 是英國現存作家之一。他生於一八六七年。他在文學上活動的範圍甚廣，詩、小說、戲劇均所擅長。他自己曾經有首詩叫着『靈魂』 (The Soul)，說他自己的靈魂如像天空，如像海洋，如像春天，如像市鎮一樣，這的確是他自己的一個寫照。他的詩和小說在國內曾經有人介紹過，但是他的劇本的介紹恐怕要以此這篇爲嚆矢罷。

我這篇翻譯是以 Scribner 出版的『戈氏戲曲集』爲底本的。『戈氏戲曲集』已經出到第六集，合計作品已經在二十種以上了。戈氏的戲曲，在我看來恐怕就是表現他的靈魂如像市鎮一方面的；他的戲曲可以說都是社會劇，他不滿意於現社會之組織，替弱者表示極深厚的同情，弱者在現社會組織下受壓迫的苦況，他如實地表現到舞臺上來，給一般的人類暗示出一條改造社會的路徑。他的傾向不消說和蕭伯納 (Bernard Shaw) 在英國和戈氏並駕齊驅的戲曲家，是完全一致，但他們的作風卻迥有不同。蕭氏的社會劇都是他自己站在舞臺上說話，

他是積極的一位宣傳家；而戈氏則不然，他是取的純粹的客觀的態度，一點也不矜持，一點也不假借，而社會的矛盾便活現地呈顯了出來。照言辭的雄辯，思想的煥發上說來，戈氏誠不如蕭氏；但從結構的精密，表現的自然上說來，戈氏卻不僅超過蕭氏，即是歐西的近代的社會劇作家中均罕有其儔匹。

我國社會劇之創作正在萌芽期中，我以爲像戈氏的作風很足供我們的效法。他的作品除本篇而外，如『銀匣』，如『長子』，如『白鴿』，如『正義』等，均其傑出之作，以後我想逐次逐譯出來，以供獻於讀者。

民國十五年一月廿八日郭沫若序於上海。

目次

第一幕	工場長家中之食堂……………	五
第二幕	第一場 工場旁羅伯池茅房中之廚……………	五一
	第二場 工場外之空地……………	八〇
第三幕	工場長家中之客廳……………	一〇七

此事發生於二月七號下午，自正午至午後六時之間，在屈勒刺塞鉛板工場附近，工場在英格蘭與威爾士地方交界處，在此有長期的同盟罷工，經歷一冬未得解決。

劇中人物

約翰安東尼（屈勒刺塞鉛板公司之總理）

愛德曷安東尼（約翰之子）

佛來德里威爾德

威廉斯干突爾白里

沃里夫汪克林

公司之理事

亨利滕齊（公司之秘書）

佛郎西司安德武（工學士，工場管理）

西門哈刺司（工會幹事）

劇中人物

爭 嗣

大衛羅伯池

吉姆司格林

約翰白爾金

亨利安默司

喬治勞司

亨利勞司

紐亦司

賈可

易芳時

鐵匠

大威士

紅髮青年

剝龍

工人

工人代表

佛羅斯特（約翰安東尼之侍者）

蘭尼德安德武（佛郎西司安德武之妻，約翰安東尼之女）

恩尼羅伯池（大衛羅伯池之妻）

密西施勞司（喬治與亨利之母）

密西施白爾金（約翰白爾金之妻）

密西施言沃（一位工人之妻）

安德武家所用之女婢一人

美紀安默司（亨利安默司之女）

紀恩（美紀之弟，十歲小童）

罷工之羣衆

原书空白页

第一幕

正午。安德武家之食堂，壁爐中炭火熊熊。爐之一側有雙門通客廳，別側單門一通外廊。室中長餐桌一，無桌布，作爲會議席。首席總理席上。坐着約翰·安東尼，年老而肥壯，鬚髯新剃，神采煥然，髮濃而白，眉濃而黑。動作殊迂緩而無力，唯兩眼則炯炯有生氣。其旁有一杯白水。其子愛德易坐右側閱報，年已三十，貌甚莊重。其次爲汪克林，眉峯聳出，鬢已斑白，低頭整理油印紙數張。滕齊祕書，身體矮小，神經質的男子，兩頰蓄有頰髭，立於其旁相助。在汪克林之右爲安德武，工場管理，外貌閑靜，頸長而挺直，目光鎮定。斯干突爾（下略稱斯干）背爐而坐，身長，面色蒼白，眼神無力，髮帶灰色，寧已禿落。斯干與工場長之間有二空位。

威爾德（瘠削如屍，臉色憤憤不平，頰髯灰色下垂，立於爐前）喂，這火太凶了！滕齊君，你肯找塊罩子來麼？

斯干 啊，是要個罩子啦！

滕齊 好的，威爾德君。（回顧安德武）那個——或許要請管理先生——要請安德武先

生——

安德武 （在閱文件，把頭舉起）要罩子嗎？不錯的！我真對不起。（微微含笑走至戶口）在這一響，我們這兒是不大聽見有人嫌熱的啦。

（說時就好像口裏含着煙管一樣，慢慢地說出，帶些譏諷。）

威爾德 （不高興的語氣）你說的是工人們的事體啦，哼！

（安德武走出。）

斯干 那些活該受罪的鬼東西！

威爾德 是他們作孽自受啦，斯干。

愛德葛 （把報紙遞出來）照這屈勒刺塞新報的消息，說他們窘得沒法呢。

威爾德 哼，那混蛋忘八把給汪克林看罷。那正合他的過激的論調啦，我想，他們一定叫我

們是惡魔罷。那爛行頭的狗編輯真是該死。

愛德曷（讀）『管理屈勒刺塞鉛板公司的列位顯紳，假如肯從他們倫敦的高座下來，肯來看看在罷工期中他們的工人所過活的日子時候——』

威爾德 好呀，我們現在是來了。

愛德曷（繼續讀下）『我們相信，就是他們那種鐵石的心腸也是會感動的。』（汪克林把報紙拿去）

威爾德 好東西！他還是窮光蛋的時候，我還記得啦？
流着兩條青鼻涕，跟着外觀比他冠冕的人的屁股後面討生活。

（安東尼此時說了些甚麼，聲小不能聽出。）

威爾德 令尊在說甚麼？

愛德曷 在說『水壺和茶杯。』

威爾德 哼！（坐在斯干的旁邊）

斯干（吹起氣來）再不拿罩子來，我要烤焦了。

（安德武與茵尼德拿着火罩進來，兩人把火罩立在爐前。茵尼德身材高長，面小而剛毅，年二十八歲。）

茵尼德 再放權一點罷，佛郎。威爾德先生，你看這樣好麼？我覺得我們這樣是頂好的。

威爾德 多謝得很，多謝得很。

斯干（轉過身子來，呈喜悅態）啊，感恩不淺呀，太太！

茵尼德 爹爹，你別外還有甚麼東西好要的？（安東尼搖頭）愛德曷——你要甚麼不呢？

愛德曷 請你替我拿幾個『G』字筆尖來，妹妹。

斯干（遞出一小匣筆尖）哦，你的哥哥用的是『G』字筆尖。工場長用的甚麼筆尖呢？（諛諛的神氣）安德武夫人，他用的是甚麼筆尖呢？

安德武 用的是鵝筆！

斯干 這是本國製的鵝筆。（把鵝筆拿出）

安德武（冷淡地）多謝你，讓我領教一隻。（取鵝筆一隻）茵尼德。午餐準備得怎樣了？

茵尼德（立在雙門的門次回顧）我們就在這客廳裏準備着了，請你們的會議不要着急。

（汪克林與威爾德點頭致謝，茵尼德退出。）

斯干（突然興奮起來）啊，午餐，那座旅館——真該死！你昨天晚上嘗過那鯪魚沒有？
油膩的！

威爾德 十二點過了，滕齊，你還不把那件文稿唸下去麼？

滕齊（求着總理的許可，迅速而單調地唸出）『理事會於一月三十日，開會於東城康能街五百十二號公司辦事室內。出席人——總理安東尼君，威爾德君，威廉斯干君，汪克林君，愛德昂君。審查工場管理一月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日諸號關於本公司工場罷工之報告。審查一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日本公司致工場管理之覆函。審查中央工會幹事哈刺司君向本公司理事會要求會見書。審查工人代表，署名爲羅伯池，格林，白爾金，安默司，勞司等五人致本理事會要求面議書；議決於二月七日開特別理事會於工場管理之家中，於該席上與工會幹

事及工人代表等商議。通過文書十二件，證書九件，議決書一件均簽名蓋章畢。」

（讀畢，呈之於總理。）

安東尼（長太息一聲）你們大家都高興的時候，我就簽字罷。

（簽字，大有難於下筆的光景。）

汪克林 滕齊君，中央工會到底玩的是甚麼把戲呀？他們和工人們是並沒有和解的。哈刺司爲甚麼要求求見呢？

滕齊 我想他是希望我們會讓步的；今天下午他會和工人們會面啦。

威爾德 哼，哈刺司！好個混帳的忘八羔子！我要相信他那樣的人嗎？我想我們從不曾上過那樣的當過。工人們究竟甚麼時候來呢？

安德武 快要來了。

威爾德 好的，我們還沒有弄清爽的時候，就叫他們等一等罷——稍稍叫他們在外邊喝喝風，想來也還涼快罷。

斯干（徐徐地）那些自作自受的東西，又在下雪了。真叫啥天氣啊！

安德武（緩慢而有含蓄地）今年冬天，他們工人們怕再沒有住過像我舍下這樣暖和的地方的啦。

威爾德 好的，我總希望我們早點把這件事情解決，好趕上六點半鐘的火車回去。明天我要陪我的夫人到西班牙去旅行的。（隨意地）家嚴在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的時候在他的工場裏也是遇着一回同盟罷工啦，剛好就在這二月裏。忘八的工人們公然要想槍斃他。

汪克林 甚麼！在這禁獵期內也得用槍嗎？

威爾德 好說，那時候對於雇主是沒有甚麼禁獵期的，家嚴到他的事務所裏去，時常是藏着手槍在衣包裏的啦。

斯干（微受驚愕）沒有鬧出大難子嗎？

威爾德（把話收結起來）家嚴一開槍打中了一條忘八羔子的狗腿啦。

斯干（無心地捫觸了自己的大腿一下）噫呀？真的？

安東尼（把文件舉起來）本理事會對於罷工的對策，請大家考慮一下罷。

（彼此沉默一會）

威爾德 這回要算是一場三角決鬥——工會，工人，和我們啦。

汪克林 我們沒有顧慮到工會的必要啦。

威爾德 據我的經驗看來，我們是不能不顧慮到工會的，這真是不高興的事體呢！他們工會裏的那些東西假使硬和現在一樣不肯幫助工人，他們爲甚麼總要許工人們同盟罷工呢？

愛德曷 這樣的事體我們見過多少回數了。

威爾德 哼，這我可不曉得！這是出乎我的理解之外的，他們講技司和火夫們的要求未免過分——他們的確是過了分的——但是這點也還不足以使他們就不肯去幫助工人啦。這兒怕還有甚麼黑幕罷？

安德武 怕的哈拔爾和丁消爾的工場也要罷工。

威爾德（佔了上風的光景）怕的是別的工場罷工——好啊，就是這樣一個理由呀！在前